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丐癖

花根雲，年二□，天台儒家子。貌翩翩，性嗜讀，幼失怙恃。年□四，即補博士弟子員，戚里推為國器。欲妻以女，笑卻之。詢何故，曰：「我命中雖無□二釵，然絕非田舍翁抱著黃臉婆子眠一世者。」家赤貧，日把卷，不顧灶突塵。同人偶拉往東廓觀戲，一二闕，即稱賞。又演滎陽公子教歌，覺鰥寡孤獨之流，疲癯殘疾之輩，弄蛇牽犬，刻劃盡情，大樂曰：「妙哉！此天人菩薩，宰官身而說法像也。」人以為顛，生曰：「丐也者，不識不知，無拘無管，以天地為蓬廬，以日月為燈燭，以江河為襟帶，以木石為友朋，歌哭無常，叫號隨己，是真薄諸侯而不為，比散仙而無愧者。何樂如之？」時生有遠族伯叔行胞兄弟者四，業半儒賈，產極膏腴。有德耀妻，抱節攸戚。偶中秋邪，相繼殞謝。銅山萬丈，悉歸四嫠婦撐持。議擇嗣未決，族之無賴者乃蠅集，謀瓜分，廳事几榻，不羽亦飛；田畝佃人，被脅咸逸。流言四布，不止穿窬，嫠輩稍理，即橫目爭曰：「寺人產耳，孰不有分哉？」

嫠憤極鳴宰。宰至，諭速立嗣，承宗祧。嫠叩首，曰：「族子皆豚犬耳，與其遺風木憂，盍若視亡者成伯道。今乞賢宰官出示於族人約：凡子姪行，無論遐邇，但秋試一獲解，即嗣之；否則未亡人寧乞不怨也。」宰曰：「善。」即示懸裡門並花氏宗塾，族咸惶惶作希冀想，然臨時掘井，又自悔其遲。

茂才花根石，富不仁，亦夙涎嫠產者，浼生作捉刀人，雋即酬千金。生正苦囊澀，即乘便之錢塘，同舍館。石時出宿勾欄，生獨居。忽一褐衣人貿貿然來，問生曰：「君茂才花根石耶？」姑應之，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曷試言長上名字事跡。」石父本生叔，即詭告且確。袖出一函與之曰：「此家主所持贈者，秘莫示人，揭曉來討喜觴飲耳。」言已即去。生潛閱之，闔中關節也。蓋石父亦明經，有富名，簾官某與有素，媚之希豐酬，適來者，價也。

生懷入闈，草草與石文，自則略經營，嵌關節。及榜發，石落而生魁矣。榮歸在途，方自慚蓬蓽湫隘。比入裡門，而四嫠已擁之至家。滿堂設紅氍毹，壁上泥光可耀目。會宰亦呵道來賀，生錯愕不知所云。嫠出叩謝玉成，生則再三辭。宰曰：「是有議約，何必辭？」立命冠服，入叩四母與亡者木主，禮成始去。嫠呼生曰：「得汝為子，足為孀孤吐氣。家中不少阿堵物，聽揮霍，不吝也。」生拜曰：「諸母有子，若揮霍，是何異外人之鯨吞。但兒尚未娶，意欲娶兩婦，一為本生潔蘋繁，一為諸慈奉榛栗。」嫠笑曰：「吾輩本意為兒娶四婦，頃如兒言，即娶五婦何如？」生拜謝，昕夕定省如所生，嫠亦鍾愛如己出。凡一裘一葛，制必四，恐其判低昂也。然生則以來時敝衣私局一篋，不肯棄。

一朝，有戚屬諸人坐廳事，大聲呼生名。嫠爭出屏後，大罵曰：「狗彘奴！尚敢爾耶？我輩有孝廉兒，寺人產俱在，曷再攫乎？」言已，呼僕縛之公庭，敲斷狗脛股，諸僕應，聲若雷，怒目，臂露筋，執索將繫維。戚惶急搖手曰：「何敢爾，何敢爾！我輩來與賢郎作冰耳。」曰：「姑畢其說。」曰：「里有富室劉叟，老無子，唯五女，皆諸妾所生，年相若，極友愛，嘗閨中設誓，願同事一良人。頃聞賢郎，力能享五美，故倩某等來執柯。」嫠始唯唯，改容遜謝。然婚議成，婉倩里之素有德望者代月老，眾唯酬以酒肉而已。親迎之日，陪奩極豐；綵輿一隊，如鳳集，如鴉銜，如魚貫，固已奇矣；而嫠更招優演劇，生且請於是日設廠賑流人。鼓樂絲竹，與乞食誦佛聲相錯雜，則尤奇也。卻扇後，視五女，皆美絕倫，燕瘦環肥，各極態度；香溫玉暖，互鬥尹邢。孟曰璧月，仲曰香月，叔曰好月，季曰瓊月，五曰今月。姐妹善事姑與良人，年餘毫無爭夕事。

生自嗣四嫠也，手不拈斑管，目不睹制藝，足不踏塾門，唯豪飲鼓哀弦，挈同好串繁響。初猶奉母斑衣，學老萊子；後漸閨中乞食，學韓熙載；久即村人賽會，生亦粉墨登場，歌喉一聲，諸伶拜下風，觀者呼絕調矣。嫠稍諷勸，勸以南宮，生笑曰：「兒命宮雖有些頑福，今為閨中豔福折算盡矣。若再癡望，恐促生年，母亦何樂有此短折子哉？故不為也。」年餘，璧香好瓊四婦皆生子，試啼聲，知英物，而五娘今月尚未妊，生詫曰：「豈老天尚不欲我逸哉？」由是日與今月嬉曰：「而今而後，卿當視吾目若巧流盼，即二五妙合時也。」今月戲曰：「行當羨乞人子為兒，免郎笑我不作繭。」越兩年，四兒皆呀呀學語，而今月亦孕然尚未知雛之雌雄，生卜於五相祠，箋曰：「巧巧巧，心事了，回頭宜早，俗塵宜掃。」生玩之，啞然笑曰：「是其時乎！」

翌慶次母誕，絲竹之聲遏雲，杯■之流泛月。生突入，跪白四嫠曰：「兒所以能生子者，父之蔭，母之福，非兒所有也。諸母他日各抱孫，各教婦，勝於日對不才子。兒事畢，兒去矣！」旋揖五婦曰：「卿等有兒，好努力作人家，無以我為念。」眾詫其妄，生仰天大笑曰：「索逋而來，逋償而去，何妄之有？」是夕，猶問諸母安否，晨則潛更來時敝衣，飄然遠引矣。僕四出尋之，無蹤跡，一家哭失聲。是年夏五，今月亦生子，悲喜交集，然無如何。

旋有鄉人自豫來者，云生入優人班，敝衣囚面，坐場後點腰鼓，神色恬然。又有自魯來者云，近更落拓，日因卑田院，拍板搖鈴，唱《蒿里曲》以度日。然循之，則均於先夕遁去。想即當日所謂樂者，今樂其樂矣。

生之五子也，孟曰環，仲曰瑯，叔曰琥，季曰珊，五曰玖，皆穎敏，早入泮。又數年，瑯補邑明經，環珊均鄉魁，琥中明通榜進士，玖食廩餼。太母四，均長齋繡佛，委家政於婦。大太母壽八□五，孫環視於庭，嫠泫然曰：「汝皆成名，亦知尚有父乎？」乃涕不可抑，跪求祖母訓，曰：「昨夢菩薩指示，云汝父乞食於瀟湘岸上，當往晤一面，了父子緣。」

環等遽束裝，蹙往。至湘水，凡有城廓村堡，無不暗物色。偶至飛瓊村，有張圓頭者，凡流民皆為所轄，衣冠往咨詢，張恍然曰：「公子來耶？大奇大奇！渠三年前由豫魯至此，遇乞丐有恩德，昨正盜雞斬狗，一同飲廢寺中，忽東望良久，擲杯大哭，眾驚詢，渠曰：『我天台花孝廉也。明日我兒來捕我歸，奈何？』眾頷手慶，渠大不樂，眾曰：『我輩知君之心矣，誠恐一朝返初服，必遭吾輩擾。今願憑神誓，君曷歸休。』渠曰：『善！』痛飲達旦，眾斲，而渠已無跡矣。眾丐頃正各處尋，而公子竟真來耶。」兄弟泣浼張，引至飲處，則破瓢掛壁，短竹倚門，跡如故也。尋守幾月餘，始厚酬諸丐，痛哭而歸。

明年，四嫠先後逝。服闋，瑯出官鄰邑廣文；環珊皆大令；一幸豫，一幸魯；琥官皖大方伯；玖家居守墓田。環珊生母均多病，遂各奉其母以居。琥在皖，一日車騎出，忽有少年丐者犯鹵簿，左右正呵叱，丐含笑擲紙裏於地，聲鏘然，且曰：「乞人寶此無用，請歸遺太夫人。」言已，行甚速，追莫及，拾而睇之，則一金釵嵌巨珠。歸奉母，母泣曰：「乞人即汝父也。釵吾舊飾，亡已久，今特送珠還哉！」

又環捧檄之東魯，藉以看弟。珊出迎東廓門，班荆甫坐，忽見一少年丐，倚牆捫蝨，且高歌曰：「雪中人是將軍種，口角蓮生極樂花。」兄弟心異之，趨與拱揖，唾不顧；再詢之，則搓膚垢成二巨丸，分與之曰：「勿多言，寶此，可療婦人病。」言已跛足去，瞥即杳然。歸各與母服，病果瘳。

又玖因家事往詢兄瑯，道遇一窮男子，插草賣畫幅，展閱之，則雲樹數重，一少年仙風道骨，飄飄走山巔，作採藥狀。問何來，曰：「我母卒，貧無以殯，痛將殉，忽一道流假村塾，楮墨自寫小照與我，曰：『持往可售二□千，尚不敷數身具耶？』方叩謝，其人頓渺。」玖愛其筆尚不俗，如數購回。瑯閱亦莫解。唯瑯生母，知為阿翁小像，旋以攜歸呈母，且述所以。母泣曰：「汝去後，汝父亦於是日負包裹回，儒衣冠，極華瞻，初不類丐。我方驚喜，渠云：『二□餘年不歸矣，且先省殯宮，然後道契闊。』我因藏其包裹，同之墓。奠畢，忽大風揚沙，日色昏黑，我堅抱之，恐其逸，聞雲際大聲呼曰：『僕非丐根，然有丐癖，煩卿寄語兒曹，寧有丐父，不可有丐子丐孫也！』天霽，視所抱乃一枯松樹。歸閱包裹，則去時所著之敝衣。」明年兄弟偶團聚，互述前事，蓋見於皖，見於魯，見於鄉里者，皆此一日一時耳。懸像中堂，哭拜作禮，紙上神情，與所見皆酷肖。乃索題於當道諸父執，莫不飲佩，曰：「此由儒而丐而仙，天台之花孝廉也。」而孝廉遠矣！

慎農氏曰：花孝廉一瓶一鉢，雲水往來，當其撒手懸崖，視妻子如敝屣，亦何其忍哉！或別有慧根，知滿場袍笏，終有散場時耳。嘗謂富且貴者，人視之，誠神仙不若；己視之，亦南面不易；而仙人視之，則桎梏其身，毒其性，不過成一可憐蟲，乃彼不自

憐，猶津津罵花孝廉，曰：「是不肖薄福兒也，是無知怪誕人也。」噫，愚哉！